2023年8月20日 星期日

乡村夏夜

许是有好久没有静下心来,在乡村的夜色里 游走,吹吹晚风,看看灯火,感受池塘小溪边的 家长里短,融入街心公园里的热闹。原来,不是 时光不仁,只是自己忽略了身边的美好景致。

那条夹杂在民居间的溪坑水一路流淌,溪 水越来越充盈了,你若自己看,那水流是从地层 或坑沿四壁汩汩而出的,是有活水的。这是当地 知名龙潭的一支, 在村小学前汇成一个偌大的

入夜,路灯下,村民们三三两两在门前的坑石 板上洗涤,清冽的水抚过手脚,透心的凉。你看, 那青绿的水草顺着水流的方向婀娜,其间潜伏着 泥鳅、小鱼、龙虾。打着头灯的年轻人,持着杆来 来回回,身边的水桶里竟然也有了不少收获。这 儿时习以为常的闲事,此时,我也颇有兴致,于是 蹲在一边看他们如何勾引这水中的生物。其实, 对于捉泥鳅,儿时有一招,那便是用几排大缝衣 针组合成一个针板,固定于长竹竿一头,对准泥 鳅,一杆下去,便牢牢钉住了,泥鳅浑身是伤。因 为过于残忍,所以我未将此方法传授。

池塘边,影影绰绰有几个钓鱼的外乡人,岸

边上的电动车灯照着水面,形成一片光亮。水桶 里竟然有好几条偌大的鱼,我疑惑而不解,打开 手机照明细瞧,原来是锦鲤,一时明白过来,这 池塘里原本是养过一些的,之前,经常能看到它 们肥胖的身段在水中穿梭,后来发了几次大水, 鱼儿似乎也不见了。看来总有漏网之鱼的,许是 它们一直潜藏在这密集的水草中

如果说,这样的乡村是安静的,那么,转出 村庄,不远处便是省道,高立的路灯把四下照得 透亮,车辆来回穿梭,是一派繁忙的景象。"南生 活北生产"是这个乡镇的定位。镇子的北面,是 码头岸线,周边坐落着不少水产品加工冷库、工 厂,外来务工人员多集聚在生产区。人口聚集的 地方便有商机。一些夜吃店里生意红火,竟然也 形成了几条颇有名头的街面, 三五成群的人操 着各地的口音,吃着各式的小食、烧烤,热闹的 氛围不亚于城区。

经过这些年发展, 小镇已经成为知名的远 洋渔业小镇。在这里,建有鱿鱼馆和交易中心 等,一条深海鱿鱼在这里形成了产业链,前景可 观。就在近日,2023舟山中国鱿鱼产业大会在这

里降重开展,相关配套活动热闹异常。远洋音乐 会、正宗海鲜烧烤、各种美食摊位吸引了大量的

镇里的公园也有几个,规模最大的当属镇 中心的大公园。这里有全民健身区、儿童游乐 区、球类场地;当然广场舞场地是不可少的。孩 子们放暑假了,大人们经过一天的劳累,带着孩 子们出来透透气,孩子们是自来熟,聚在一起嬉 戏打闹欢呼雀跃声远远就能听到, 吸引着我在 此锻炼一番,出了一身汗,痛快淋漓。

转悠了一圈,返回家去,晚风吹送,浑身舒 坦。小溪边已经没了洗刷的人群,公园里的人慢 慢离去,路灯照着水泥路面,显得更亮了,几家 灯火透窗,村子里的狗很少了,听不到它们的叫 声,也许也进入了梦乡

前些日子,家门口的电线柱上新装了路灯, 每天晚上六时半就会准时开启,照亮了院子的一 大半,在灯光下,可以看书闲坐吃瓜。晚风吹送, 搬条躺椅或一张席子,仰面躺着,浑身舒坦。天空 高而远,星月相伴,偶尔有夜行的飞禽划过一道 身影。有时,我搭起帐篷,假装是在户外旅行。



我只是经过

□张师旗

我经过纷扰的人群 从太阳出来时城市的一端 赶往太阳落下时 每一个日子翻篇的时代

我活在信息的泥沼里 穿行于喘息间的空隙 灯亮时你才记起 也许匆忙,并无太多意义

就这样恍惚着,听着 错认了车窗与往昔 就这样恍惚着,走着 只暖了目的地

融化在酒中的微辞 就依靠着消解心中的秘密 而少年并不在意 曾无意经过 来时方知的道理

曼妙着二楼的昏黄 遗憾那风并不足以成为风景 风起时 才记起 也许被虚度的才是意义

就这样坦白着,唱着 诚如生活的一出戏 我只是恍惚着,听着 风过身畔坠入波心底

人在旅途

一生以来 日子都在教会我们淡化情绪。

把月光落下时的惨白,看作街灯 照影的平淡; 把收到花香时的敏感,看作季节 轮换的常礼。

把痛苦、懊悔、激懑…… 这些生而为人的标签, 褪色成柴米油盐。

当如常化上浓妆. 粉墨中登场。 才知是生活 给了我一记耳光。

当西子湖在拥趸中华灯初上, 我更加想念我的故乡。



好枝

夏日拍绣球



夏日的雨后,游走在绝美的绣球花海里,触 摸着花的身躯,感受着植物的芬芳,感受着花海 的浪漫,感悟着生命的真谛,我不禁附庸风雅作 了首七律。晶莹的雨珠在叶片上滚来滚去,被风 一吹,又滑落到另一片叶上。一朵朵的花儿簇拥 在一起,赏心悦目。每一朵花,每一株小草,都能

芍药花落夏已归,蔷薇零落满庭墀。绣球舞

袖飘香雪,雨后残珠湿翠帷。一片飞来双燕子,

数声啼破百莺儿。西风不惜胭脂泪,留与游人作

在阳光的照耀下,变得更加生机勃勃。 唐代大文豪白居易就酷爱绣球花,相传他 曾到杭州招贤寺,看到寺中长着一棵花树,花繁 色紫,问庙里的和尚此为何花?和尚不知。白居 易因此题诗一首:何年植向仙坛上,早晚移栽到 梵家。虽在人间人不识,与君名作紫阳花。绣球 花,在古代又称紫阳花。

初夏,谢了蔷薇、落了芍药,绣球盛大登场。

在暖风的吹拂下,沉睡的花苞睁开了眼,一 朵、两朵、一朵、两朵……连成一片。绣球花是值 得细细观赏的, 更是值得好好拍摄的。微风拂 过,细雨洒落,一朵朵小花在枝头冒了出来,仿 佛窃窃私语,娇俏又可爱。雨后,踩着湿润的空 气,看到各式各样的绣球花尽情绚烂,别有一种 风味。盛放的绣球花填满了路两边的绿化带,蓝 色、紫色、粉色、白色的花团锦簇。很多人印象中 的绣球,是四瓣小花簇拥而成的一大团圆圆的 花球,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一朵绣球的花儿上常 常就含有粉、紫、蓝、绿等四种颜色,更何况一整 株绣球。自然的魔法师用土壤酸碱度来调节花 色,土壤为酸性时,花呈蓝色;土壤呈碱性时,花 呈红色

成片开放汇成花海,朦胧梦幻,有烟笼寒水 月笼沙的迷离感,站在花丛中,或许除了美到窒 息,你已经想不到其他形容词了。一枝一叶,一 花一瓣,纠缠在一起,说不出的缠绵。微风吹来, 每一朵花都在颤抖,有的还在旋转,有的还在摇 头晃脑。每一片花瓣,都带着一股魅力,让人心 旷神怡,恨不得永远沉浸在这份美妙之中,不问 世事。没有玫瑰的娇艳,没有曼珠沙华的妩媚, 没有梅花的幽香,也没有菊花的高贵典雅,它, 就是一片与众不同的海,诉说着一种不为人知 的花语。至于这份美妙是来自于初夏的微醺,来 自于它的绚烂夺目,还是来自于它的繁复和精 致,都不重要了。那些飞蝶,听从着夏日的召唤, 在一朵花上,在一片叶里,像归燕一样涌入花 海,翩翩起舞

看着花儿的摆动,看着蝶儿的忙碌,看着蜂 儿的蠕动,我便感到了无限的生动,连连按下快 门。那是夏天赋予它的骄傲,六月赋予它的优 雅,花瓣上的露珠折射着整个世界的柔美,我将 它拍摄下来, 化作美妙的画面, 化作永恒的记 忆。拍过的花,品过的滋味,感受过的美,都在岁

月的长河中沉淀,在相机的记忆中保存了下来, 留下最美的记忆

我在拍摄绣球花的时候,发现有一位老太 太也在欣赏它们。我走过去跟她聊起了关于绣 球花的话题。她告诉我,年轻的时候,她就已经 爱看绣球花了,夏天来临,就和姐妹们一起来到 花园里,赏花儿、摘花儿、聊天儿。她说,那是她 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绣球花开放时,为人们带来了美好的回忆 和思考,而人们的喜爱又赋予了绣球花更多的 生命和意义。这就是人和自然之间美好的互动, 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丰富和美好。

绣球花展示了无尽的生命力, 也给了我们 的心灵一份宁静与美好。或许,在花开花谢中, 我们可以学到品格塑造、爱护自然的价值。让我 们的心灵也像绣球花一样,拥有自由和美丽,享 受整个夏天的优雅和生动。色彩多变的绣球美 得不真实,在绣球陪伴的日子里,不禁感叹这样 的日子是多么诗情画意。



这一次捕蟹,阿奔是有备而来的。从他那辆 小三轮上载的装备来看,今天我们应该会有一 个好收成。他从车上拎下来一个塑料桶,打开盖 子,一股浓重的腥臭味袭来。

"啥玩意?那么味啊?"我捂着鼻子,退到一边。 "这可是宝贝啊!鸡的肠子内脏啥的,今天 大早特意从菜场里捡来的。"阿奔一脸傲娇地 介绍着,然后拿出剪刀,将桶里的东西搅剪了一 番,最后小心翼翼地将一团团黏糊糊的东西一

一放入蟹笼的内芯瓶里 你确定这玩意能起作用

"可不是,能起大作用呢!"阿奔自信满满地说。 一切准备就绪, 我俩拎着蟹笼准备下崖, 走出老屋的一瞬,我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海天 相接处,布满了乌云,海面上泛起了如搓衣板一 样的波浪,翻滚而来,十几只海鸥急躁地来回盘 旋,这阵仗,一看就知道这次的台风不小。

"这台风马上就要到了啊!还下汰横啊?"我 向阿奔问道。

"下啊,干吗不下,越是台风天,越能捞到大货!" "你看那乌云,看这浪头,这台风的架势可 不小啊!

"还远着呢! 走吧,相信我!"阿奔拎着两个 蟹笼一溜烟的工夫就下到了汰横, 然后招呼我 将另外的蟹笼慢慢放下来。等全部的蟹笼安全 着陆后,我也下了崖。

阿奔运用了"鸡蛋不能全部放一个篮子"的 战略,六个蟹笼,分散在汰横的各个角落。

乌云袭来的速度超出我的预期,才这会儿

的工夫,我们眼前的海域已有大半被笼罩在了 阴影里。风渐渐大了,每一阵浪头打来,浪花散 开后就会被风吹起,一开始只是溅到腿脚处,现 在是直接上脸了

我其实是有些心焦了,不停地催着阿奔尽 快收笼。可阿奔很是淡定,衣服都被浪头弄得湿 透了,依旧慢悠悠地在汰横上铲着贝螺。

'哎,大哥啊,真该收笼了!等会可就狂风暴 雨了!"我边催促着,边捡起一条绳子准备收起 其中一个蟹笼。

"停! 再等会! 不差这 过来,夺过绳子又放了回去。

"你看这天,看这浪!太危险了!" "就要这大风大浪的,一些海货才会乖乖进

"你要是在大风大浪中,是不是也想着抓住 点啥东西保命吧!那鱼虾蟹啊,也跟人一样!"

阿奔总有歪理, 而我也总是被他的这些歪 理说服

浪头打得很凶,那些匍匐在礁石上的牵着 蟹笼的绳子几乎都很难找寻。乌云已压迫到了 头顶,随时可能倾下如柱的大雨。到了这时,我 反而不心焦了,有种破罐子破摔的心态,甚至还 期望着让暴雨风来得更猛烈些。

说来神奇,阿奔下达收笼命令的那一瞬,雨 终于密密麻麻地落下来了。在雨和浪的混合摧 残中,我和阿奔拿出了吃奶的劲,眯着眼迅速找 绳拉笼。果然正如阿奔所料,前四个收起的蟹笼 里,爬满了螃蟹,个头都还不小。

阿奔让我将收起的蟹笼里的那些战果集中 归整到他带来的两个大桶里, 而他独自去收最 后两个笼子。最后两个笼子因为在汰横的最外 边,紧靠着海,故而牵着它们的绳子,早已湮没 在了一拨接着一拨的白花花的浪头里。

我将四个蟹笼里的战果倒到桶内, 固不下, 扯拽着网兜的螃蟹, 直接被我打折了 腿。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付出了惨痛的代 价,被钳痛了好几次,几根手指还淌起了血水, 在海水的浸透下,真是酸爽万分。

还在与笼中的困蟹缠斗时,一个巨浪打来, 直接给我来了个"醍醐灌顶"。整个人被浇透了, 我用手拭去脸上的海水,下意识地马上回头寻 看阿奔。

阿奔被刚才那个浪头卷入了海里,但此刻, 他双手撑在生满藤壶的礁石上, 整张脸的表情 几乎缩在了一块,突然一个跃升,他又重新返回 到了汰横上,可原本在脚上的拖鞋却没了。像是 刚夺回阵地的守军,阿奔一刻都没有停歇,而是 直接找寻到牵着蟹笼的绳子, 然后用力将笼子 收起。其间,浪头一阵接着一阵打来,阿奔的脚 趾用力蜷着,如铆钉般扎在了礁石上,有几个浪 头的高于他两倍,正面向他撞来,可阿奔依旧稳 稳地站立着,直到将最后一个蟹笼捞出海面。他 将那满载着丰硕战果的蟹笼举过头顶,然后向 着乌泱泱的大海狂叫着,似乎在证明什么。

不知为何,眼前的这一幕,我脑海中第一 间迸发出《老人与海》里的那句话:"一个人可以



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我就默默看着阿奔不 停地叫喊着,即便浪头再大,也不去阻拦

这时,一只刚跟我缠斗完断了臂膀的青蟹, 趁机爬出了蟹笼,当我看到它的时候,它已倔强 地爬到了礁石上,浪头漫过礁石的一瞬,它被掀 翻了,但很快又翻转了过来,靠着唯一的那只大 钳一点一点挪到了礁石的边上,最后看了一眼 我,跃入了海里……